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傅奕廢佛法僧事并表　綿州振嚮寺沙門釋明槩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
道合玄而表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
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
其道弗渝故漢武以明見善而弗及
顯宗著聖體道而不居遂能紆尊
儀甘泉礼金人之瑞感夢寐德陽
降銅像之徵於是奉香西遊越流沙
而訪道摩騰入踰葱嶺而傳眞遂
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奕
世刹建青龍之名其閒盛寫尊儀竟
崇寺塔騰惠雲於落刃澗法水於第
洎驗有識之福林登含生於善地開
闡佛法彫化遐曠故得永平季年嘉
瑞藤薦慶雲流潤湛露粲甘澤馬時
靈神雀翔集朱英吐含穎之秀紫能
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
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蘭越歸
仁僊羊休金鋪金龍刃豈不由感聖

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斯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咸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周櫬身於北朔荆吴尅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不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揔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弥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伍頭忘帝王之貴斂心屈膝盡至敬之誠繫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懔勵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弈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鴆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剖斷不粮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弈曽為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謗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

至於此但說言字德偏聽傷賢某
受了乎之言因於果罪推尊信季緣
說徒於生三子之晋弗能自免
術之議武曰某人然
主上欽明弗容讒邇繼生三大宗教
一洪但浮雲在天日日有時虧蝕
蔽拂日暘精為之不明而傳弄浮辭
迷於視聽情理昧或言語混淆弗可
專聽兼聽偏信請共決對存毀令甘
樂而在獨後預參法侶忽聞誹謗
不深傷纔迴刀割心未以為痛抽刀
斷腕身之為誠議言之深傷害誥其
經云身護法及命弘道與其時逃
方抽腸濯滌報邪逆之仇傳中美談
識雲師父之等同昧忻聽退周濟
憚謹言
謹奏決破傳弄謗佛毀僧事入條列
之如左
第一決破偕佛六十已逐闡今年丁
亥德世不勸事
與闡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
雖說要趣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
言除本憑道為武假示精虎故有為

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
今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
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辟千川之赴
滄溟万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
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
滅度若有聞法者无一不成佛又涅
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
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
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
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
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
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
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
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
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
偷竊真言妄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
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諂佛受
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本
行迴為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摸託佛
法之威儀仿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
當偽詐識是非讎正入邪豈知顛倒
事同癡賊竊衣裘而反披有類愚夫
盜珠瓔而倒着如斯條類數亦衆多

略舉一二三不可醜練但傳齊音為道（原編集本卷第十一義）
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為之風專
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米賊聚錢
無端名稱鬼卒呪詛穿忌湯沐攘禳
與俗既同葷蔬愛慾將世何別加以
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紛罵詈
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係事條
次第決破領垂聖鑒少詳甄焉
弃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
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
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為忠孝不今既
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
命殉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
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
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餉母釋迦擔
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
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
國陳瑞唱道而夷族公擲學仙而滅
門乱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又言衆僧伽不內通衣彩外觸天胎
能子違礼逆天者今道士既合氣備
齊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礼合天
此則流傳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

[illegible]
眞奏文來日頒令作民使主衣食[illegible]
亦於今古可常非益國利民者
爭又言僧有十万之于已頒令作
可則兵強農勸君大論益譯者學來
僧之類男女來之壯丁大食雜米迴之害
供唯学弱之資體消力氣心盡氣弱
不折生草訓戒罪習及循然好生
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
無益兵勢池如論道士人足數万参
雖要本酒脯膏膾斷然正辭飽
三事五戒禁行務守泰必宰鷄能
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
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必軍伍更
強兵勢若收其力則道士強論出德
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之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名
見未是通達夫俗不可以一孔而欲
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
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
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
朝農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
埜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

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合者 廣弘明集[illegible]
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内以慈忍推心
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以權巧化物即
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
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
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
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
恩恵以潤時故善政者縣雨隨車飛
蝗避境龐麦雙穟成禾九穗蓋由善
政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
者此之一見迷倒寂深既自落坑引
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
篡逆狂悖无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
云沙門擇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
人不拘域中之礼故袈裟偏袒非朝
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
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
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
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誡哉我
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
會昌之運止塗炭拔溺濟沉弘聖
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

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雍紀加以
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輿而歸依
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
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令倫在家之礼令
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
之衣須行朝謁之礼昔天師貴士尚
拜帝王令鬼卒賤夫須跪鄉相宜令
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
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筭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
士左道乱朝姦言犯國者披閱圖史
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
鬼語假作讖書去漢祚滅後黃衣得
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為外應造黃
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
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去左道乱群
者煞之令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
服乃披張魯乱國之衣師弟相承賊
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
覦寧不倫豫計數有五万簡令作丁
年秖賦相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强
兵農勸如繫愚見其如法者導而奉
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菉稗一除

田苗蔚茂奸邪既遣徒衆肅淸豈不
善歟
第二決破寺竹草堂舍則秦皇漢武
爲有德之君
槩聞法身無像應物有方故假現舍
身置于多寶之塔擁分碎質流于
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
聖力擁護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
其土風葬必闍維取必起塔塔即其
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
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
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
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興靈廟故八
万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梯之
堂雖朝既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
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乎
管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
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
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碓陷而彌固於
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戾之間發彩傍
通讚映嚴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
感靈權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爲建塔
幷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

大士骨於茲關中判無舍利天師滅
葬老鈍腹詐有遺身壓所係悉從生
塚詐聞佛有舍利入斛用表遺身詭
齒小石二枚以代仙卯然仙卯本在
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
胡骨理勝在豕之陰佛圖胡塚寧同
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
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根詐皆歸
依觀浮圖若心判專誅破毀徒懷邪
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為帝王者並
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
崇真皆欲申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
之敬故繕興九級倫盡莊嚴式構百
摽窮其壯麗致使含人捧莫則梵宮
立成長者餅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
斯理皎然闡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
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
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
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
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
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德
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品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張 帝 冥

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
人事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
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為無道又身殁
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
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寞
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
冠百靈神超万億聖中極聖德過千
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
伊秦皇漢武而挍其優劣者哉佛則
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
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
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為興塔廟
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
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
虐不忌罪福言无報應掘得銅像令
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
八日以灌尒頂須臾之間即患陰瘇
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
靈祇都无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
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
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誠懼終身
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
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无誠信

等寺塔不宜在城今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驅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作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賤其心目可如斯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樂世心尚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今之耆覺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

甄闡在昔明王恭己南面智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馳使之士但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搜務分司泌方授職八凱並列十亂營朝用能保乂國家魁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是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

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為基安民以
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
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
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
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
寺逐僧靈祇為徵禍福須慎而弃皃
特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
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塼石以稱君
累土成壇東茅慕而為飾至於急厄
求請徵有感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
況佛神儀巍尒靈相儼然而欲輕毀
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
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
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
應敬事威靈歇滅國王尊復遵承並
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
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曰未有玄
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
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
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
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
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
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

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 [illegible]
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
毀祖稅米譔為乱階時被虵吞逆豐
弗作至孫張魯禍乱方興起於漢中
為曹操誅滅自尒迄今群蔓相係依
託治鉡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
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
十六將皆着黃布巾逵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万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
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
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号天師徒
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
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
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
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
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
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妖言惑
衆行禁步豈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
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
與左童二人在州漢館自稱得聖誑
惑人民重床至屋卻坐其上云十五
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遶
遂便姧匿如此經月計所姧女出數

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
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
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
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
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
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撿察
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
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
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
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
徹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
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
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
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
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
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擅越幾致迴心
邪曲愚夫理宜專信道士傳說達縣
閬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
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
驗方定是非遂與閬州官人并道士
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
料祭槃倍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
須同至靈前再拜祈請望時詐荅闇

者懷心唯已酉縣令樂世賞務譏（虞翻事業宇下謂裴當亦）
情知其詐詐入闍婆條見望回聲曾
時呵之望即欸伏收捕朋獄方欲抖
罪未終數最藥而終擊綸寺國史傳
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
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為鑑誡希
垂賢覽且聞除之如擊愚見若行李
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辨
識之法紀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
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
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無損
死省人不飢
槃聞禀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
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
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
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
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
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孰
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
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
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
急者曰唯一食食止業蔬身止三衣

衣唯糞掃下制寓者食許兩時味通
蘇乳衣聞十長服許綃綿或有老病
之僧身兼凍餒沉痾之士體困飢寒
須給其衣其食其藥石此則上根不
假衆具自尒證直下華要猶省緣方
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
尼衣布省齋濟貧活亞者計僧尼一
齋止飡一鉢一著唯衣數總而言損
田夫十口熊蚕十万者計道士一醮
酒脯百盤一年命緣千疋應損千軍
之食熊万億之蚕而莽知道士損多
伴癡不計僧尼其少子細偏論此全
黨言君子弗聽如斯愚見宜斷道士
醮祭及以命緣此則有益於國家不
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
聖上欽明寧不鑒照　論言尋道士
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
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
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寳
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
心無放蕩又消摩智慧經言見人妻
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
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

似欲依經而畱婦春見還成破戒此
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
應有愧何異雞雀對之交欲而無羞
狗豕當衢行婬而無恥多鈇鹹本忘
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
戒既破一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
録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
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齋侍師私
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
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
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礼成男女
道合以斯修道道弗可修以此出家
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
佛是黠兒理豊智慧觀音戲伎實是
權奇不同祭酒乱朝癡無智慧天師
虵蠆誹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
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
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逌賜而取
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即是該因天師
行禁煞怨應為斬士然佛靚善則勸
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无二老子
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
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illegible]之術然昔
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
世俗之悪神人間之魑鬼也如魑魅
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
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惑
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
第五決破斷僧尼居所則百姓豐滿
將士皆富
竊聞八大覺行少欲標先五比丘
名以乞士為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
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
子云多藏必亡周礼云積而能
散則行合禮儀多藏必亡言符聖旨
尋老子行无為之道專任清虛修齋
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
誘誑迷徒設厨食以邀賓置酒鮭以
待客遂使監齋令内事等庖丁觀主
典鮭遂如屠士肉須乾脯雜血便吞
酒使清醇半精即醱醱食難滿谿
无猒加以多料紬綾以為命祿廣科
粟麦持作道祖傍此興生積聚為庫
因斯者轉居貯連倉[illegible]畜之心寧知

[illegible]

摛極至若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
田夫偏来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為
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
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
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
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
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
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曽見
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
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倶時離俗男
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
說若言斷僧尼居貯令軍民富足者
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関運命
愚智不可易處妍醜弗可換身故経
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
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
尚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
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
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
乎與之銅山專任治鑄後遭事逃避
餓死人家又高勵㬎王侍婢有娠相
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
欲煞之婢曰氣從天来故我有娠及

子之産王謂不祥捐圂則猪噓弃欄
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
知業縁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處弗
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
作善得福為悪受殃斯理皎然如何
致惑今若引経據理弥益其深迷且
依書指事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
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
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
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為善而
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
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
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
為悪之有殃也如弃所言將生時之
實貨買死後之虚名意謂生時有施
死後无報愚闇之甚奚可尚言眼見
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牣
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疊之與學錢
徳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
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礼佛不得尊
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
皇之靈百神陪侍万民恃頼至尊拜
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

肖寵祿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尚
逮德過千聖道延百霊礼拜祈誠理
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
歃以濟饑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
以供大聖寧无福祿相酬科類而言
理无致惑如桀所見賠貯有二二則
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来久制
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
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
云齊桓公問礼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夫礼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
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
佛則虐政祚短
桀聞中國者三千日月万万三千天
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迸出聖主繼
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万
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肩慈悲
之風勝殘而去煞故得不威不怒物
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刧
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弥
於是五濁鼎沸三灾競起十六大國

各擅尊名八千眾落咸援封域競尋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十一張
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魯害
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
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
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此乎中原之
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
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
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礼作樂遵俗
誡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
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
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
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
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
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
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奈周孔
神行同孔教理豈然乎但无佛無法
人不知遠惡以脩善无礼无教世不識
事君以孝親以此而推礼教不可一
日而廢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 論言
尋其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无佛法
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莫君從
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弟弑父臣多
莫君驗弄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

非究始終紬尋上代已来為帝王者
或一身而絶或累世而亡如帝少昊
治政繁雜九黎作乱共嗣不肖一世
即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
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
絶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為臣所誅
其間或為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
或為弟而奪兄如仲壬之篡雍已至
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
乎秦室趙高之煞二世臣弒君也至
前漢呂后乱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
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
蕭齊皆為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
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并
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
民庶亦乃欺罔聖明以此而論事合繩
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无道君臣
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
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
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
祚長迩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弃太史
之官委任慶重須慎機密无得妄言
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

弃不慮禍福専事妖邪或置後引初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五張　赤　[illegible]
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
事偏辭音无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
哉如桀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
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氓
勝殘去煞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
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
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脩長故淮南
子曰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
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
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
胡必不肯行用
桀聞仲尼迹而微言絶弟子喪而大
義乖自今詩書紛然殽乱至秦皇焚
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
於處大庭之舘居玄宮之室習無為
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為德卑弱
為心專任清虛杜絶仁義務存嘉遁
委弃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
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
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
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

弟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蓺與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六張　赤
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礼樂緝脩
憲章條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
漢書蓺文志云儒流者盖出於司徒
之官辯陰陽明教化宗尭舜師仲尼
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
中二化為冣百家之內兩學為先用
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
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
化之談而慎民可以導物孝而言之
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為止求自
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近同聲聞之
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
化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
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
術蓺訓民礼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
兼濟巨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
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
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
豈虛哉孝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
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同孔之教送與
西域而胡必不行弃意豈不云胡教
来與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

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感
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廣歸心故
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
迄今周孔小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
感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无緣生信
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為此孔教不
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
尋辛卯夜明曾史傳其化迹丙子星
敎漢冊記其感靈然後像教西移法
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笈多
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
之文玉牒金成近翻震旦之語尒来
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来時經一
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
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
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
竺所傳論其龍龕經函十分而未盡
鷲嶺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盡
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
據莫可致疑細尋道家所注經籍昔
无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
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
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

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十六張　亦
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
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
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
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
蘭等將佛經像來到雒陽傾國歸崇
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挍量
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
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
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
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
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
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
黃老等諸子之書自今已來過此數
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
至宋朝道士陸脩靜答宋明帝云道
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
二十八卷唯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
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
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千四十卷復
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
經為是天尊更說為是老子前陳縱
使說經應有處所為是何帝何時何

年何月如必有援容得流傳如其詐
辯偽錄第二　第十九張　希　[illegible]
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
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
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
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
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樂古之
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
教偷竊釋典特作老經前已畧陳不
能重述似貧人磬窮盜他寶為家財
飢者困窮嗅薑芥為美食如槃所見
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今行之自餘
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
佛殊李將釋別庶使鼠璞不濫雜鳳
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
假說
槃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畢可求至
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
爲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
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
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業
情蠢蠢縱四徃而弗悛馳五醉而長
惛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闡五

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端
[illegible]
於法界无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
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
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
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
童應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妙德託
身開士能儒談孕國師又涅槃經云
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說
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
菩薩化身所以文字圖書詩章禮樂
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
虛妄而弃執言謀理靚化迷真專以
形迹見識名器相句將泥木以毀聖
持雋畫以難真然鑄雋畫代真寧是
真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
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
真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
施名為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
者所以諮虛非像非真達人所以玄
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
也而弃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
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莊
馬負鐵劾力堛塲不須造像脩功以

祈福力者武周壯馬寧多世充厚鉀
不少劾力征戰固守壇塲當應富貴
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菜米
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糞穢不須寫
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
建德廣占萊田薜舉大足馬蕃長穗
種殖多納倉廚今復何在若言欲得
粮貯充牣耕穫芾從但開渠引水灌
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
雨潤者蕭銑擅有荊州堤堰倍常興
潤應謀收納保擅封疆今復何在以
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內則樹善邀福外則應天
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群兇授首含聿
兆物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響豈能
剋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
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老子二篇
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
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
耕奉親以竭力出家脩道尊法興慈
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
來之大德雖暫乖於養似若慢親終
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

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 禪門集卷第 三十五 張 責晨昏之
養按其在出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
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尊老子
絕慮守真亡懷猒俗捐親弗顧棄主
此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
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猒身弃世
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
以暫託不可久也何上公注云人君貴
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
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
也尋傳弃真特况頑輕吽屑吻辭禁
理稟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
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
鴟響毒聲漸暄行路遂令無識邪黨
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
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
介有類聚尤之大吠於軒轅盜跖之
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弃觀佛法
尊高家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
帝王感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
充盈民庶弟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
之内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

時因祭醊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
假送餉以来物微沾識解弗受欺誣
少有信心豈從邀請愧斯寡實恒有
嫉心致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
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妖
訛識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
稱其心手下屠刑寧猒其快書云人
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乎昔崔皓
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然皓曾居自
誑即便誅戮暴尸都市勑令行人咸
於家內礼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
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
周武帝狂悖无道毀滅佛法焚燒經
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
惡疾而死斯並近代詳驗靈異著明
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弃之罪業方墜
泥犁永劫沉淪深可怜愍既矜其邪
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
諸同惡咸識此心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